

2006 年

汪义山从浦东机场安检口进去前,回头向父母招了招手,算是说再见。他看见父母也举起手,向他的方向挥了挥,不过父亲举的是左手。

10 多个小时才能到亚特兰大。义山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妈妈带着一个小婴儿。可能是起飞时耳朵不舒服,也可能机上环境太嘈杂,小婴儿一直哭啊哭的。义山戴上了耳机,听起了音乐,随着音乐回到了从前。

义山出生在浙江的小渔村。那时是小渔村,现在已是旅游热点,中国海鲜第一村,每年九月中旬的开渔节,那真是千船扬帆,万船竞发的宏伟场面。浙江号称是渔米之乡,但省内山地太多,并不如江苏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加小丘陵,大米的产量只能做到 50% 自给。尽管如此,浙江仍是物产十分丰富,牛羊成群,鸡猪满圈,鱼虾跃塘。三年自然灾害时,浙江非没有什么饿死的人,得浮肿病的也很少。而浙江运到全国各地的番薯藤,还救了很多人的命。浙江的土地极其肥沃,随随便便扔一把种子下去,不用灌溉不用施肥,一两个月后,就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,就像刚开苞的小妇人,被男人碰一下就会怀孕似的。义山的外公汪长发却结婚十几年,天天努力造人,未有任何动静。可能是地不行,也可能是种子不行,要么是都不行。汪长发是长子。当他的弟弟们的儿子们都能打酱油了,他老婆,也就是义山的外婆才怀孕。

然后生下了义山的妈,汪小亚。这个女孩儿真是集万般宠爱于一身,人又特聪明,念了很多书,又上了本镇最好的高中,人也越发出落得高挑漂亮。身高 1 米 72,因为从小天天食鱼,优质蛋白质加优质脂肪过剩,小亚胸部非常丰满,人称"天生胸狠"。小亚高中毕业后,高考还没有恢复,就只能回家务农了,小亚是老大不愿意,嘴撅得老高。那时候汪长发已是像样的船老大了,虽然是承包村里(当时叫公社)的船,其实就算自己的,过几年,这条还真得成自己家的了。汪长发承包的船有 15 吨,全钢制。15 吨的船在那时已经算不轻的。30 多年后,那个在菲律宾被打死的台湾渔民的船,"广大兴 28 号"也不过只有 15 吨重,而且是小木船。因为有了这样一条自己付出了很多心血,而物权不清不白的船,长发心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得响,一肚子小九九。汪长发是这样想的,产权是谁真的不重要,如果能承包一辈子,然后世代代得承包下去,这条船不就是我的,我们汪家的吗?就像别人的老婆,你可以天天睡,还为你生了孩子,她是谁的老婆有那么重要吗?可惜,自己的老婆不争气,这么多年,只生了个宝贝女儿。浙江渔民们有个风俗,就是女人是绝对不能上渔船的。汪长发虽然象很多浙江人一样,视规则如粪土,又宠爱宝贝女儿,船靠岸时也总让女儿上船玩。可是他心里隐约也有点害怕,所以绝对不会让女儿跟着出海。那等他老了,女儿是不可能继承这个承包权,当船老大的。习俗不会答应,村里也不会答应,其他渔民窥伺他的船好久,当然也不会答应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招个上门女婿。

浙江乃人文荟萃之地,人物俊雅,文章风流。浙江人几乎每个不会作诗也会吟。曾经有个笑话说,往窗户外扔石头,在浙江,十次有九次会砸在一个诗人的头上。小亚在学校里也是熟读唐诗三百首。她最喜欢的诗人是唐代最出色的爱情诗高手 - 李商隐。她心中的男人是李商隐这样温柔缠绵的文青。她理想的爱情应该是李商隐的爱情。李商隐短短的 45 年生命,是率性的一生,恋爱的一生,浪漫的一生。李商隐留下的最流行的两句诗是"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"。几十年来,标准小学教学大纲告诉大家这两句描写的是,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老师教书育人,鞠躬尽瘁,直到蜡烛燃尽。当小亚翻遍关于李商隐生平和诗的书以后,才恍然大悟,李商隐

写这两句诗是为了纪念一个叫柳枝的女孩和他刻骨铭心的初恋。

"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"东风若有意,莫让百花残。百花若有情,莫叫东风难。春蚕蜡炬是李商隐对柳枝的爱情绝唱啊!

可是汪长发看上的是余寡妇家的老三余三金。余家是二十几年前从余姚搬过来的。余姚这个地方早先不是姓余的,就是姓姚的,通婚后生下的孩子也不是姓余就是姓姚。后来姓余姓姚的渐渐走出余姚,江南一带其他大姓,比如陆家,徐家,曹家,沈家,包括余的变体,俞家渐渐走进余姚。长发还依稀记得他们刚搬来时,余寡妇还是个漂亮的小媳妇,一手拉着一个娃,挺着个大肚子,肚子里就是余三金。这个小媳妇特能生,生了三金后又生了个四金。余姓对于渔民来说是个特吉利的姓,意味着年年有鱼,渔水情长,鲤鱼跳龙门等等。汪长发看上余三金还有好几个其他原因。首先余家有四个儿子,不在乎其中一个过赘。其次,余寡妇一个女人家,耳朵根软,他们是外来户,村里没有其他亲戚,比较容易说服。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一点,汪长发还是看上了余三金这个人。三金渔期在另一条船上帮忙。靠岸时,长发暗地里观察了三金好久。三金是个干活的好手,无论是运冰进舱,还是搬鱼出舱,无论是把螺旋桨卸下,去锈上油,还是补结渔网这种细致活,三金都干得很利索。更关键的是,三金相貌堂堂,1米8的个子绝对配得上小亚的1米72了。三金因为不少体力活的缘故,上身呈倒三角,双臂肌肉结实,小腹平坦,6大块肌肉,就是现在所说的既有人鱼线,又有爱之把的完美男性身材。天热时,三金把上衣脱了,古铜色的皮肤,坚实的胸膛。长发又偷偷得瞟了一眼三金的裆部,他对他看到的很满意,加上三金高挺的鼻梁,突出的喉结,比食指长的无名指,长发心里长叹一口气:"娘希匹,真是一匹良种马!"

小亚虽然还没有谈过恋爱,但心里是有她深深暗恋的对象的。高一时,小亚已经完全发育好了,脸上的皮肤吹弹可破,高耸的胸脯几乎要把的确凉的衬衫撑开。班上有个初中在其他中学上学的男孩,他叫杨光,高高的个子,白净的脸,虽然眼睛不大,一条细缝,但好象眼里藏有桃花,特别像演"红色娘子军"里洪长青的著名演员王心刚。而杨光的声音又特别有磁性,象极了著名演员加配音演员的孙道临的声音。杨光每次考试总是第一,而小亚总是第二。有时同学们会问起考试排名,总是有另外一些同学起哄说:"杨光在小亚上面。"杨光也很有正义感。有一次坐在小亚后面的萧军,趁小亚正专心上课,把小亚长长的油光发亮的马尾辫,偷偷绕两圈绑在椅背上。下课时,杨光突然冲到小亚跟前,说:"小亚,别动!"摁住小亚肩膀,然后轻轻得把小亚的马尾辫从椅子上解开。

然后..对小亚来说,这个世界突然变了。她对某个男孩产生了一种朦胧,一股暖意。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,你喜欢的人,在你喜欢他的时刻,他也正在喜欢你。一天晚上,小亚翻开书包,准备拿作业本出来时,突然书包里掉出一张小纸条。小亚一眼就认出是杨光的笔迹,上书:"小亚,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本周日在镇上的庙会? 杨光 5月8日"小亚突然脸就烧了起来。她晚上睡觉时一直在想着这纸条。她想去,可是又不敢。那个年代,递纸条怎么也算小流氓行为。她想回,又怕老师发现。最后,小亚什么也没做。第二天,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似的去上学。当杨光从她位子前走过时,她心突然抖了一下。她很想他能回过头问她收没收到他的纸条。其实他也很想问她这个问题。可是他从她面前走过,突然失去了开口的勇气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,而是明明不能停止思念,却装作对方从未走进自己的心间。就这么一学期过去,暑假过完返校时,小亚才得知,杨光随父母迁回宁波了,他不会再在她面前出现了。那天回家,小亚躲在自己房间哭了很久。她想起了她最喜欢的李商隐的诗"锦瑟"。李商隐写过无数的"无题"诗,惟独这首有题目的诗令人费解。有人说,李商隐是为了抒发思乡之情;有人说,他是在纪念亡妻王氏;有人说,这首诗是对过去的追忆,生命中因为与故旧撕裂而感伤;还

有人说,李商隐在表达怀才不遇的激愤。此时小亚突然明白,"锦瑟"只是一面镜子,它照出了读诗人的心境。小亚认为它只是首情诗,让她最痛的是最后两句:"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"怎么理解都可以...

小亚最终还是听从父亲的安排,和三金结了婚。同学间毕业多年后也经常八卦,小亚从中得知了点滴杨光的消息。杨光在宁波镇海一中毕业后,因为父亲的关系,进了宁波市教育局做了一名普通干部。77年高考恢复后,他考上了浙江大学。大学毕业后,又回了宁波教育局,还和大学女同学结了婚。至此,小亚彻底心灰意冷了。

但新婚之夜令小亚更为沮丧。小亚内心期盼的是慢慢的温柔的爱抚和亲热,没想到一进屋,三金就风卷残云般迅速把小亚抱起,然后把小亚放到床上,速度之快,小亚感觉自己似被扔到床上的。然后三下五除二,小亚的衣服被脱掉了。小亚呆呆得躺在那,象一条死鱼,只听见三金粗粗的喘气,闻到他嘴里的烟酒味,好在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。以后的日子,几乎就是这样的重复。三金希望能唤醒小亚的热情,可渐渐也失去了耐心,越来越索然无味。他想要个床下高傲冷艳,床上风情万种,温顺听话的女人,得到的是床下高傲冷艳,床上也高傲冷艳的中看不中用的老婆。对小亚来说,无论是来自家庭的压力,还是她想忘记真情逃避现实的潜意识,最终她不得不选择了婚姻。以为结婚以后会有平静的日子,以为自己的那份责任感能够维系这段婚姻,可是眼前人不是自己的最爱,开始有的宽容一点一点被磨掉,她最后发现自己不断得放大这个无法令自己心动的男人的缺点。如果婚姻已经很糟糕了,它将变得更糟糕。

不久,汪小亚就怀孕了。藉口怀孕保胎,小亚希望三金不要碰她。三金也懒得碰她,两人倒也相安无事。糟糕的是,汪小亚生完儿子后,整个就变成了个胖子。孕期,她总共增重 55 斤,生完还多了 40 多斤,从此体重只往上走,不往下降。当一个女人用食欲代替性欲时,她基本上已经自暴自弃了。长发在痛风第三次发作后,决定让女婿接手他的船。三金趁村里集资修路时出钱顶下了船,然后又加价卖掉,到银行贷了款,换了全新的 30 吨船。自此,三金鱼就越打越多。

汪义山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并不经常在家。在渔期,父亲出一次海少则一个多星期,多则两个月。但只要父亲回了家,父母就会吵架。母亲哭泣,尖叫,扔茶杯;父亲瞪大双眼咆哮,拍桌子。他们似乎在用一生的精力互相给对方差评。每当这个时候,义山就会心烦意乱。

他们家养着 10 几只鸭和 10 几只鸡,傍晚时,只要义山打个响指,或吹几声口哨,然后用细长竹竿,把它们归拢,赶一赶,鸡鸭们就会乖乖得排着队回家。义山感觉人和禽类的沟通似乎比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简单有效。因为家里养着鸡鸭,加上还有两个积肥缸,天一热,前院后院嗡嗡的苍蝇特别多。碰到父母吵架,汪义山就拿着苍蝇拍,到院子里拍苍蝇。一边打,一边数,1..2..3..4.....。苍蝇只有两只翅膀,不同于一般意义上有两对共四只翅膀的昆虫。苍蝇的身体相对于翅膀而言又过于庞大沉重。根据空气动力学的原理,苍蝇是飞不起来的。但苍蝇没有学过空气动力学,虽力有未逮,却奋力向前,奋力向前,苍蝇重写了空气动力学! 义山想想打死它们真于心不忍。从卵变蛹变成虫后的苍蝇的寿命也就两周多,很多苍蝇在他把它们拍死之前,可能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义山还记得他一次打死的苍蝇数的最高记录是 324。那天父母一直在屋里不停得吵,他就外面不停得拍苍蝇,不停得数。最后他看见父亲把门狠狠一甩,气哼哼得走了,这时,他心里正好数到 324。父亲当天晚上并没有回来过夜。后来从堂舅和母亲对话的片言只语,从街坊邻居间传的流言蜚语,义山渐渐明白,父亲在镇上有另一个家,另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孩子。

父母吵架时，汪义山喜欢和他们家的母鸡混日子相依为命。他对生物界的兴趣应该是从鸡开始的。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发现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，甚至根据年龄给它们编了号：老大、老二、老三……好几年之后上了大学，义山有趣地发现同宿舍里同学也喜欢这种简单的编号制度。隔壁宿舍的甚至来了点小创新，从3开始编，只因为年纪最大的姓张，年纪第二的姓李。

为了母鸡的健康，义山经常要到凤凰山上采一些野菜，有时也顺手偷一点山上人家种的蔬菜，剁碎后掺上剩饭和谷糠慰劳它们。他还发现他偶而在山上偷的苹果和梨是鸡们的最爱，这时母鸡们顾不上少女的矜持，狼吞虎咽，为了抢一个果子，丑态百出。不过它们很争气，虽然吃下去的是咽糠菜，挤出来的却总是蛋。

母鸡们快乐么？义山经常想。肯定不快乐，因为它们的居住条件很差，一辈子都住在院子角落那个狭小的集体宿舍里，和北大学生差不多。另外，她们背负着巨大的产蛋的竞争压力，没有真材实料注定要被淘汰。因为鸡圈有个残酷的潜规则，生蛋能力强者生存，弱者炖汤。这个和北大学生也差不多。最后它们没有爱情，这和北大的理科生情况也差不多。“实验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实验如初恋。”义山大学四年专注于刷GPA，杀GRE，做实验，签证，最后稀里糊涂得就坐上了去美国的飞机，回头想想这四年青春，苍白而又乏味，连初恋都没有过。可是母鸡们好像更惨。一旦哪只母鸡跟邻家公鸡偷吃了禁果，就会因内分泌变化而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产蛋，义山曾亲眼见到母亲给她们用休克疗法上刑，把母鸡的脑袋反复浸在水桶里，母鸡被呛地涕泪横流、直翻白眼，他觉得这太残忍了，小心灵里全是阴影，母鸡们想必也是这么想的，从此再不敢为了那短暂的温存铤而走险而遭此毒手。后来义山到了美国，老听人说养鸡场的鸡比走地鸡日子悲惨，心想五十步笑一百步吧。强调快乐的走地鸡，不就是要把蛋和肉多卖几个钱吗？

义山经常想，温暖的家是不是自己这辈子就感受不到了，爸妈会不会就真的这样一直吵下去？但突然有一天，这一切都变了。初二下学期某一天一大早，父亲就说今天要出海了。离渔期结束大约也就一个月时间，义山自己心中算了下，父亲怎么一个月也要回家了。一个月时间不算长。

放学回家时，义山却见父亲坐在客堂间，吓了一跳。更令他吃惊的是，父亲的右臂短了一大截。他定睛一看，整个下臂和手都没了。留下的那一截包着厚厚几层纱布，却还是能看到渗出的血印子。堂舅们，堂舅妈们，还有一些邻居都在，叽里呱啦得说话。听了很久，B大约明白了，还没出船，父亲就出事了。具体事情经过到底怎样，义山也无法理清思路。一个版本是，发动机发动后，船发出怪声音，父亲停了机器，下水去查一下螺旋桨，没想到发动机又发动了。还有一个版本是，船慢慢开出去一点后，父亲在甲板上抽烟，抽着就手伸出去弹烟灰。贴着的邻船，正吊着那种超大的捕蟹夹用高压水枪冲洗，没想到，吊着捕蟹夹的铁索断了，捕蟹夹就突然飞出去了，正好最尖利的部份砸在父亲伸出去弹烟灰的右手臂上。无论哪个版本，其实都不重要。一切都发生得太快。父亲的手臂整个就切断了，只剩一点皮还连着两段，血喷出来很多。做大副的三堂舅还算冷静，抄起一把大剪刀把那仅连着的一点皮剪断，把那断下的半截塞进一个塑料袋，直接就扔到甲板下的冰库里。二副三下五除二，卸下自己腰里的腰带，以最快的速度在父亲的伤处绑住。然后大家都说“快把手举过心脏”，父亲就举起了那没有手的右臂。接下去，大家带着那个冻在冰里的断臂，急急忙忙去了镇医院，镇医院只做了清创处理，开了防感染的抗生素，说，要做接断肢手术，你们必须去县医院。可到了县医院，护士又给父亲做了遍清创，还换了纱布。主治医生老实得说，断肢再植这个技术值得拿三个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，可是诺贝尔奖评委会是宁要资本主义的草，不要社会主义的苗，所以这个中国人发明的断肢再植也没有获诺贝尔奖。三堂舅这时就插嘴了，“医生，您能不能赶快进入正题。”医生又说：“很遗憾，我们这里也不做这个手术。这个手术只有上海的长海医院才会做。可是要去上海，先要翻山，还要轮渡，然后坐火车，两天一夜也

到不了。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。”父亲听完没说话,静了一分钟,点了下头,然后对同去的人说,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那天母亲出奇得安静。亲戚朋友叽叽喳喳得聊天。每个人都有很多主意。有的说,“当心感染啊,不要洗澡。”有的说,“多喝鸡汤,注意营养。”不过大家都很有默契,绝口不提,这独臂侠以后的日子,未来的生活该是怎样。义山注意到母亲表情淡定,一句话没说。然后见她出了屋,往院角走过去。他心说不好,“十三妹完了!”果真听到几声鸡的惨叫。十三妹是年龄最小的鸡,是隔壁老张家进城和女儿女婿同住前,放到义山家的。十三妹虽是个芦花鸡,产蛋量并不大,产出的是小小的白壳蛋。每次它下蛋时,总是憋红了脸,“个个大...个个大...”得叫。

人散后,屋里就安静了。父亲对义山说,“憋死了。出去撒泡尿。”义山不放心,就跟着父亲出去,他想,父亲没了右手,那玩意怎么掏出来呢?想着,两人就走到了前院的积肥缸前。父亲用左手不紧不慢得拉下裤子上的拉链,然后很顺利得就把那家伙摸出来了。一泡长尿放掉后,义山惊奇得发现父亲的家伙还是又粗又大。这时父亲并没有把它塞回去,却用左手从屁股后袋里摸出一副扑克牌,抽出了有半沓牌的样子,就把它放在那个家伙上。义山见它稍微轻抖了一下,但还是保持住了平衡。这时候父亲说话了,象是安慰儿子,又象是安慰自己:“男人,只要这个家伙还在,就有翻盘的机会。”



